

艺术·周口人



画家温力宪的大写意人生

记者 吴继峰

1月中旬,位于北京定慧寺桥附近的画室里,温力宪泼墨挥毫,一幅《扇纨轻拂纳晚凉》大写意中国画一气呵成。大象无形,以意传神,让人感受到的是大墨之美。

幼年爱画,中年学画,一生画画,采访画家温力宪先生,就好像打开了“画匣子”。

播下“画”的种子

1954年,温力宪出生在太康县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。虽然他小时候家庭并不富裕,不能给他提供一个良好的艺术学习环境,但温力宪还是从各方面展示出了对画画的热爱。

温力宪从小就喜欢画画,但是正经学画的条件却很有限,找不到老师,也买不起笔墨纸砚。但是,那时的小伙伴们都爱看连环画,温力宪就向小伙伴们借过来,比葫芦画瓢画那些感兴趣的人物。附近三里五村也有几个画框金像、搞剪纸的民间艺人,温力宪就有意识的和这些人接触,用心看、专心学,然后找点废烟盒纸、废作业本,用铅笔自己试着画。由于长期的坚持,到了高中后,温力宪已经有了一些基础,学校出黑板报的时候,他已经能得心应手地画点插图,写写美术字了。

缘于对美术创作的热爱,高中毕业后,温力宪毅然报考了当时的周口师专美术系。周师毕业后,受就业环境和现实生活压力的影响,温力宪并没有直接走上专业美术创作的轨道,而是进入原纱厂下属的子弟学校当上了一名老师。可贵的是,身在校园这样一种相对安稳的工作环境中,温力宪对艺术的热情不减,从来没有放弃对梦想的追求。

女儿还没满月,温力宪就出去画速写。没钱买纸,温力宪就通过印刷厂的朋友买一些价格相对便宜的新闻纸。成堆成堆的纸堆满了房间,到最后全部变成了速写作品。有一天晚上,温力宪跑到老汽车站对面的人行道上画速写,他时而抬头看看车站大楼,时而低头认真地画上下两笔。“你在干什么呢,这大晚上搞什么小动作呢?”温力宪怪异的行为引起了车站工作人员的警觉,车站保卫人员把他当成坏人严厉地盘问。这简单枯燥的速写,温力宪整整坚持了十年,在人物动态、人物造型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功。回忆起来,温力宪感到这十年对自己的艺术生涯帮助很大。

偶得良师益友

1985年,一次偶然的机会,温力宪认识了一位改变他一生的人物,画坛泼墨大写意人物流派的领军人物李世南先生。

温力宪至今记得,1985年1月,全国第六届美展中国画作品展在南京举行,李世南先生的美术作品《开采光明的人》入展其中。这幅作品关注的是处于底层的一群煤矿工人的生活,兼顾到了作品的艺术性和艺术为人类的出世意义。当辗转看到这幅作品时,温力宪顿觉眼前一亮,心灵产生强烈震动。他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,在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李世南先生的通讯地址之后,温力宪向李世南发出了第一封求教信。

当时的李世南已经是书画界大师级人物,居于庙高之高的武汉,而温力宪只是周口的一名普通教师。也不管是不是冒昧,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温力宪给李世南寄出了第一封求教信。

在信中,温力宪说:“李老师,您好,前不久,我看到了您的作品《开采光明的人》,心情非常激动,对您非常敬仰。我感觉到我和您的心灵是共通的。我和您有很多相似的地方,我学画基本上也是自学的,也在一个纺织厂做美工,在子弟学校当老师。我想给您学画画,期待着在您的指点下有所提高。”

大师是那样的谦逊。在收到温力宪的来信后,李世南不仅亲自回信,而且随信寄来了一幅近作。在信中,李世南给了温力宪热情洋溢的鼓励,并且向温力宪发出邀请,有空的时候希望温力宪到武汉会客畅谈,深入交流和沟通,而且特意强调随时来随时欢迎。

当然,受客观条件限制,当面拜师愿望的最终实现也颇费了一番周折。由于当时家庭条件比较困难,二人又相隔很远,



温力宪,1954年12月生,河南太康人,1978年毕业于周口师院美术系,1987年结业于河南大学美系,1985年师从著名画家李世南先生。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河南省书画院特聘画家、周口市书画院院长、周口市美术家协会主席。温力宪一生致力于现代水墨人物画的研究与创作,是

中国画大写意代表人物,其画风浑厚豪放,对画坛产生了广泛影响。其国画《乡戏》入选建军七十周年九届美展、《春风的风》获世界华人书画展铜奖、《盼》获中亨杯全国书画大展优秀奖,作品《五老论画图》入选2004年首届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精品展。

为了见到老师,温力宪吃了不少苦头。温力宪说,一来他当时在学校担任的有课,请假就要空课,所以时间上不允许。二来他的工资也不高,一个月几十块钱,养家糊口还勉强。穷家富路,一旦出门,花销也是问题。为了见到老师,温力宪克服种种困难出发了。他背着自己的画作,从漯河坐火车前往武汉,买不到有座位的火车票就买无座票。从漯河到武汉几百公里,10多个小时,他一路站着。车厢里人多,他的衣服都湿透了。凌晨时分,他到达武汉,然后又一路询问着来到湖北省文联大门口,等待李世南来

上班。请李世南对他的画作进行点评之后,连饭也不吃就匆匆忙忙赶到汉正街,乘武汉返回周口的货车回来。

温力宪说,他原来对泼墨大写意作品只是喜欢,也没真正实践过,李世南的言传身教,让他对此有了一种新的感悟。从思想上、认识上、技巧上,都有了一个全新的提升。自古以来就是人品高,画品才高,人品不高,画品也不高。温力宪不仅在李世南身上学到了绘画技法,同时,也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,提升了自身的修养。

梅花香自苦寒来,凭着自身的努力,

在李世南的指导下,温力宪的绘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,也成就了他如今的绘画风格。他也成功进入了周口市书画院,开始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。

艺术之树常青

很多人平常都只看到了画家表面上的风光,却往往忽略了作画过程中的艰辛。对于温力宪来说,由于自身对作品的要求极高,在他一生中,撕画也是常有的事情。

在撕画中,只要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,而恰恰这个问题又是很要命的。温力宪的选择就是撕了,毫不犹豫地撕了。2010年,出于一些不便透露的原因,温力宪把此前两年的画作都撕了。那些送出去的和拍卖出去的作品,他甚至愿意出高价回收,只为撕掉。1000多幅作品,温力宪撕画撕得肩膀生疼,三天掂不起毛笔。不心疼这些有瑕疵的作品,但是两年时间白白浪费掉了,温力宪却很心疼。

温力宪说,自己一辈子画个不停,直到今天,在别人眼中进入了所谓的成熟期,但画作的成功率也只在三分之一,画三张,能画成一张就不错了。出来的作品中,三张中能有一幅自己满意、业界看好的,那也就心满意足了。第一笔下去不满意,直接撕掉,现在也是常有的事。

艺术需要悟性,更需要长期的坚守和积累。对于那些总想剑起偏锋、一夜成名的年轻画家,温力宪直言不讳地建议,耐不住寂寞,坐不得冷板凳,趁早转行。

在温力宪看来,现在的画家,急功近利的比较多,大多比较浮躁。还没画几年画呢,就想投入市场。基本功还不扎实呢,就想着找个捷径。绘画没有捷径,没有付出,就没有收获。必须是脚踏实地不停积累。温力宪认为,很多大的艺术家,尤其是中国画画家,不到60岁,就步入不到成熟期,60岁开始,才是成熟

期的开始。而当今的很多年轻画家,吃不了这个苦,总沉不下去,始终处于胶着、忧虑、浮躁的状态中。

2006年,温力宪被评为“当代最具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的画家”。“读温力宪的画如观狂草书法,那种不可遏止、不能自制的迷狂与亢奋,那种意由心出、笔随意转的状态,形成了他与诸家书体风格迥异的‘诡异怪状’与‘飞舞之姿’。正如著名画家、美术出版家贾德江先生的中肯评价,温力宪的作品在业界也广受赞赏。

在获得自身荣誉的同时,作为周口美协主席,他带领我市的美术界人士,转战省会、首都,辐射全国各地,把周口美术界很多名家名作推向外界,使美术大家和艺术作品成为宣传周口、推介周口的一张名片。

周口的美术队伍非常大,通过这几年的培养,周口美术事业在河南省是排到前列的。2005年,周口市举办首届中国书画名家奖展。温力宪说,那一次对周口美术事业整体提高是一个大的突破。此后不久,我市就涌现出张东林、宋志刚、罗文青等一批有潜力的中青年画家,现在都成了周口美术界的中坚力量。

从文联退休后,温力宪来到了首都北京。在全新的舞台上,他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,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大写意中国画,了解周口的文化。

北京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,在这个更为广阔的舞台上,温力宪接触到了更高层次的作品,拜访到了更多有名望的师长,自身创作的水平也得到新的提高。温力宪说,大写意是稀有画种,也是尖端艺术,他要竭尽全力使之发扬光大,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画种,去理解他的内涵。对于家乡,温力宪有深厚的感情,周口历史悠久、文化厚重,如果没有这一方水土,自己可能也成不了画家,无法把豫东风情融入作品,从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。身在京城,他每次结交到新的朋友,无论在多大的场面,温力宪总是非常郑重地介绍自己在周口的两个职务:周口市画院院长、周口市美协主席。

心中怀有梦想,六十仍有激情。记者一行也捎去了家乡人民对他的真诚祝福,祝愿温力宪老师艺术之树常青。

春节,向着家的方向

永难忘记,乡愁的滋味

今年春节前后的一个多月里,中国的公路、水路、民航、铁路要运送约达30亿人次之多的旅客,相当于这个星球上近一半的人在迁徙。

在深圳一间简陋的天台小屋,51岁的李到活正和妻子女一起收拾行李。

“厂子下班晚,我前天晚上开始收拾,家里人多,要带的东西也多,不知不觉就收拾了三天。”老李的妻子钟绍兰说。她有些腼腆,但脸上洋溢着喜悦,边说话边小心翼翼地叠一件红花棉袄——那是带给老母亲的。

老李一家和外甥、外甥女等六口人来自江西宜春的天台乡。从深圳的“天台”到家乡“天台”,他们整整等了一年。

1978年至2013年,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.7亿增加到7.3亿,城镇化率从17.9%升至53.7%。目前中国有大约2.7亿像老李一样的农民工,这个日本人口两倍多的群体是每年春节“候鸟”般迁移的主体之一。

返乡大军的另一支主力是学生。在山西太原,20岁的藏族大学生索玉寻思了一个星期,终于拿定主意:给远在西藏阿里家乡的妈妈买双皮鞋。

“爸爸过世早,这些年我们兄妹几个上学都是靠妈妈一个人种青稞支撑这个家。”她动情地说,“平时妈妈舍不得买新鞋子,都是给我和妹妹的旧鞋穿。有了这双新皮鞋,阿里冬天雪再大,妈妈也不怕冻脚了。”

索玉到雪域高原的旅途要跨越大半个中国:从太原坐飞机到拉萨,再换乘大巴回家。“回家坐火车得38个小时。”她说,“飞机票虽然贵些,却能早点儿见到妈妈。”

索玉回家的路直达世界屋脊,32岁的张旭更是要飞越浩瀚大洋。张旭的家乡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草原——今年热播的春节贺岁大片《狼图腾》的取景地。而这位内蒙古小伙工作地点是近万公里外的美国旧金山。

5年没回家,他这次买了红酒作为走亲访友的礼物,还给堂弟买了相机。张旭说,美国红酒味道不错,不过还是想念草原的白酒,“和朋友们喝着酒,用家乡话聊聊新鲜事,直到有些醉了,我会觉得自己从未走那么远。”

“腊月二十八,把面发,打糕蒸馍贴花。”农历己未羊年春节,就要到了。从中国的城镇乡村,归乡人行色匆匆络绎于途。东奔西行,南来北往,朝着的是共同的方向——家。国家主席习近平也“回家”了。几天前,他和自己的“婆姨”彭丽媛来到延安梁家河,看望父老乡亲。40年前,青年习近平在这里插队了7年。“祝愿全国各族人民新春愉快、羊年大吉,生活喜气洋洋,事业蒸蒸日上。”古城西安,习近平拿着“三阳开泰”大红剪纸祝贺新春的画面,更给准备过年的人们带来浓浓暖意。

春节,是家的团圆,民族之仪式,同样是时代变迁编年中的重要一章。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回家路,归乡人,中国年。

手中票根,是家的方向

千万里路程,千万次思念,都凝聚在冬天的短短几天中。思念永远是热切的,可归途往往是漫长的。

腊月二十六一大早,已近不惑之年的胡海就扛着三大箱行李来到天津长途客运站。“我已经两年没回家过年了。”带着眼镜的老胡说。瘦瘦的他,家在山东沂水。

打装好的三个箱子中,两个都装着天津特产大麻花,花了他一千多块。“你这两年没回,家里麻花的味道都淡了。”有一次,老胡年迈的母亲在电话里对他这样说。他听鼻子酸酸的,这次就多买了些,好让“家里亲戚都尝尝,知道我从天津回来过年了。”憨憨地,他笑了。

和老胡比起来,30岁的苗族青年杨秀祥今年从深圳回贵州的路舒服了不少。

2014年底,贵广高铁开通。共青团贵州省委启动了接在外奋斗的贵州“小伙伴”回家活动。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这条信息后,杨秀祥上传了自己的打工故事,他边打工边助学的善举感动了不少人,这使他成为第三个获得奖励车票的旅客。

深夜,白色的D2802次高铁列车在山间飞驰。杨秀祥兴奋地东看看西望望。“五个小时,真不敢相信,要是以后都能坐高铁回家就好了!”他说。

2010年,中国高铁首次参与春运,当时运营里程仅2824公里。到2014年底,运营里程已达1.6万公里,世界第一。随着网络日渐完善,高铁缓解“春运”压力的作用越来越明显。

飞机、高铁、长途车……交通工具选择更多样、更便利,但仍有不少人选择以自己的方式踏上归途。

为了能在晚上赶回在广西来宾的家,罗英安带着12岁的儿子半夜就起床了。凌晨四点半,一家四口就在夜色中骑

着摩托车从广东肇庆出发。“天黑,又下雨,真的挺挺挺辛苦的。”老罗说。艰苦归途,老罗盘算的是自己的账本:从肇庆到来宾一张大巴票要360元,一家四口往返差不多要3000元,而他一年打工也存不了多少钱。这样的旅程异常艰苦,尤其对要紧紧搂着父母身侧的孩子来说。

为了让返乡的“摩托大军”走得安全舒服一些,从2008年起,沿线为老罗这样的返乡摩托队设置了服务站和维修点,甚至有时还会有警车护送他们过境。

从辽宁沈阳到湖南耒阳大约2600公里。李建兴请了年假,提前出发,驾车从东北一路南下,休息时住在山东和河南的朋友家,顺便访友。

“到了湖南,我会把车送给二姐一家。”他说,“到时候我那个‘种田大户’的二姐将拥有他们的首台私家车,而对我来说,日子越过越好了,我也想让自己的车更新换代了。”

回家的人在路上奔波,家乡的人在远方惦念。

在山西原平薛孤村,郑永丽的父母已经收到了她通过网商置办的年货,而这位“八零后”姑娘还在路上。当然,还有很多人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,这个春节不得不和家人分隔两地,无法团圆。于他们,过年的时间思乡、牵挂尤烈。

万家灯火,千里共婵娟

在云南鲁甸地震中受灾的何开理一家收到了政府送的年货——食用油。

2014年8月的大地震发生时,36岁的何开理和妻子在浙江打工,两个孩子和老人在山上采花椒躲过一劫,但是家里的四间土坯房全部垮塌。

几天前,他家搬进了砖混结构新房。盖房花了十二万多,政府补贴四万元。

“地震把我所有东西都埋了,可现在我吃的用的什么都有。”何开理说。等他们两口回去,全家要一起杀猪、贴春联,在新房里过第一个年。

“当我们生活不顺、事业不顺利时总是要回到老家,家里有父母,有自己休息的港湾。”山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常嗣新说,“过年便是勾起人们对家的眷恋的时刻,引起心灵共鸣的时刻。”

时代变迁,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也有一些变化。比如现代生活范围扩大了,离自己父母十万八千里了;比如,留守儿童在家靠对父母淡漠的记忆度过童年;比如,传统大家庭渐渐成了小家庭,家庭成员少多了……

但是,“团圆”,这个家的“精神内核”并没有变。“有人觉得年味淡了,是只看到了家‘形式’的变化,以及承载精神的‘习俗’的变化,但人们精神上的追求,不但没有减弱,反而因为远离父母、见面更少而更浓了。”常嗣新说。

买年货、贴春联、返乡团圆……在这个延续数千年的共同节日,两岸四地无数有着不同生活轨迹的家庭,同忙碌,共欢笑。

在台北,65岁的客家老人钟克臣每年春节前,都要写好120多副春联,以备回乡时送给乡亲父老。“阶前春色如许,户外风光翠欲滴”,不到两分钟,他就写完一副。

在香港,中国书法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席施子清家的年夜饭,请来了公司所有员工。当晚的腊味饭香软可口,粒粒糯米,加上虾米、腊肠、腊肉甚至冬菇、瑶柱,寓意温暖,从年头到年尾都“暖粒粒”。

在澳门,陈力志夫妇购置了春联、福字、窗花、香烛。他说,这是中国人过新年的基本元素,“华人世界天下大同,哪里都一样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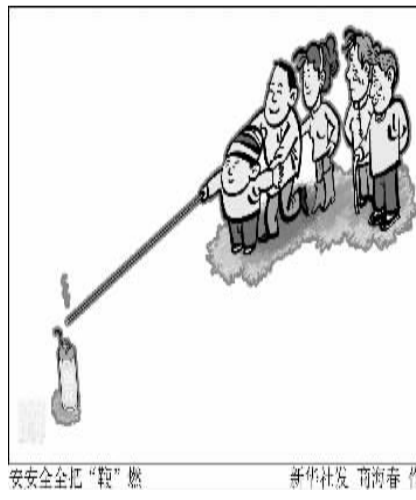
“当年,我人走了,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。”在延安,习近平深情地说。最高领导人春节前的“回家”之旅,引起亿万中国人的共鸣。

只要是中国人,有中华血脉,家就永远是他们的心之所在,永远是他们为之欢喜、为之流泪、为之努力、为之牵挂的地方,任时光荏苒,擦也擦不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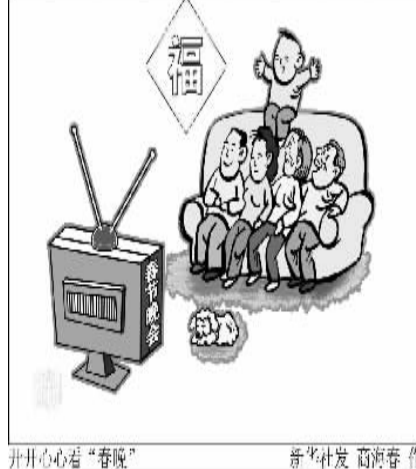
(据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)



红灯笼挂过大年 新华社发 贾海春作



安全全归“我”燃 新华社发 贾海春作



开开心心看“春晚” 新华社发 贾海春作



岁岁平安压岁线 新华社发 贾海春作



喜气洋洋过大年 新华社发 贾海春作



福和美美年年夜 新华社发 贾海春作